

冷状态和热状态

岑嵘

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是乌拉圭的著名作家,他热爱足球,并写过一本关于足球的书。在这本书中,他讲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上世纪60年代,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正在举行一场球赛。开球前,人们自发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早上刚去世的母亲默哀一分钟。每个球员和观众都肃立着,然后有人发表演讲赞扬这位堪称楷模的裁判的奉献精神,赞扬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执场比赛。这位黑衣裁判,在球场的中央,低头向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感谢。

比赛开始十五分钟后,一支球队的进球引爆了全场,但是裁判认为是越位球,并取消了进球,看台上的球迷立刻愤怒了,他们咆哮着咒骂着,甚至用粗鲁的脏话问候这位裁判的家人。

就在十五分钟前,那些球迷还发自内心地为裁判去世的母亲默哀,可仅仅十五分钟后,同一拨人却无所顾忌地辱骂裁判。

那么,人们的行为为何会前后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?

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乔治·洛温斯

坦提出了一个“本能因素”的概念,本能因素包括尴尬、恐惧、嫉妒、愤怒等情绪因素,以及饥饿、疼痛、寒冷等生理因素。当本能因素处于活跃状态时,我们称人们处于“热状态”,当本能因素处于不活跃状态时,我们则称人们处于“冷状态”。

本能因素会明显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,在足球比赛还没有开始时,球迷们处于冷状态,他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位主裁判是如何恪尽职守,但是一旦比赛开始,球迷们就处在被本能驱使的热状态,开始口不择言,满脑子都是足球。

人们在冷热不同的状态下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。假设你暗恋某个迷人的姑娘,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你处于冷状态,你为自己制订表白的计划。你会理性地认识到,即便是被拒绝也不是一个最坏的结果,起码你可以从这个事件中摆脱出来。第二天,你终于获得了和她单

独相处的机会,可这个时候你却处于热状态中。你呼吸急促,羞涩和恐惧的情绪又起了主导作用。在这种热状态中,你感觉被拒绝比终身孤独还糟糕,于是你再次错过了这个好机会。

在公路上处于热状态的“路怒症”司机们,他们会彼此开车追逐,发誓要把对方的车撞翻,可是一旦冷静下来,会觉得刚才自己的行为不可思议。

乔治·洛温斯坦还发现,在冷热状态互相交替的时候,人们会失去推测的能力,他将之称为“情绪温差”。比如当你不饿的时候,你肯定同意节食,同样,烟瘾没有犯的时候,你也非常赞同戒烟。当你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,就很难想象自己处于另一种情绪状态的情景。

孕妇分娩在决定是否使用麻醉药的时候,就会表现出这种“情绪温差”。在分娩的痛苦真正到来之前,许多妇女都不愿意选择使用麻醉

药物。但是在分娩过程中,她们则更倾向于使用它。紧接着,在孩子降生一个月之后,她们再一次表现出不愿意使用麻醉药物的倾向。

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安德鲁·利指出:人们在不同的环境、状态和时间总是做出不同的决定。如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试车,人们更倾向于买一辆敞篷车;如果在阴天,则更倾向于买黑色的车;如果在夏天买房,人们更愿意为带游泳池的房子支付更高的价格。

当我们处于冷状态时,会制订周密的计划,然而一旦处于热状态,本能又会占据上风。拳王泰森曾说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,在受到打击之前都是有计划的,但是一旦真的受到打击,他们就呆若木鸡,不知所措了。”每个股民都听说过股神巴菲特的名言“别人恐惧时我贪婪,别人贪婪时我恐惧”,可是一旦遇到股市大跌或者暴涨的疯狂时刻,就会完全忘记巴菲特的告诫。

因此,我们有必要了解自身的弱点,不断训练自己克服本能的冲动,控制好自己情绪,让自己在决策时始终保持理性和冷静。

珠颈斑鸠恋津门

许新复

清晨,我在卧室里尚未起床,耳畔又响起“咕咕咕”的鸟叫声。打开窗户,我忽地发现两只鸽子似的小鸟,正在四楼屋檐坡顶的砖红色筒瓦间轻走张望,隔着玻璃似乎并不害怕。这就是俗称为“野鸽子”的斑鸠鸟。刚入住小区时,这种鸟很少见。随着空气环境越来越好,小区里各种树木日渐葱郁,一条条甬路绿树成荫。春有桃李海棠,夏有月季石榴,秋有枫树红叶,冬有忍冬黄杨。老话说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”,禽类也随之明显增多。喜鹊、麻雀、燕子、黄雀,还有好似头顶帽子的尖嘴戴胜鸟都在这里安家,真是百鸟争鸣了。

三年前,大尾巴喜鹊首先在我书房窗下的樁树上搭了窝,年年春分时节在此繁衍育雏,成了我的芳邻。今年在初春惊蛰第三候“鹰化为鸠”之际,我发现一对斑鸠居然抢先住进喜鹊的老窝里。它比喜鹊孵化早,自己搭窝很简单,垫上一层干树棍就妥了,哪里都能将就。

斑鸠的品种有灰斑鸠、山斑鸠等,咱天津常见的斑鸠学名叫“珠颈斑鸠”。它适应力强,全国各地都有分布。因近水楼台的缘故,我得以仔细打量它的容貌。其头部为鸽灰色,身上羽毛大都为褐色,尾羽镶有白羽毛。最醒目的是颈部黑地布满白色的小斑点,像是许多珍珠闪光散落,因而得名。北宋诗人梅尧臣在《咏鸠》诗中用“颈上玉花碎,臆前檀粉轻”诗句赞美斑鸠栖美树、着美衣、鸣美声,是美的化身。

古人还认为,斑鸠鸟是长寿的象征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八十九十,礼有加赐。王杖长九尺,端以鸠鸟之为饰。鸠者,不噎之鸟也,喻老人不噎。”“鸠”与“九”“久”同音,称其为“不噎之鸟”,祝愿老人饮食平安,健康长久。

斑鸠一生只爱一只,坚守一夫一妻制,对爱情很忠贞。它们雌雄一起筑巢,轮流孵化幼崽,共同觅食抚育后代,尽职尽责,雏鸟成活率高,堪称模范夫妻。

生活在天津的珠颈斑鸠因体型较健硕,有些笨拙,飞得慢而不高,但警觉性很高,是国家保护动物。它主要以植物种子为食,有时也吃小虫,很适应天津的气候。它很善叫,声音厚实响亮而悠远。据鸟类专家研究,珠颈斑鸠的叫声主要有三种:两声的“咕咕”是求偶,“咕咕咕”是呼唤同伴,“咕咕咕咕”是警报声,音阶长短高低亦各不同,颇有些讲究呢。

受益于环保理念深入人心,本市市民对鸟类的保护很自觉,使珠颈斑鸠得以茁壮成长,种群不断扩大。在我居住的这个花草树木繁茂的小区,它繁衍甚快,已快赶上喜鹊了。

万历甲寅春,张卿子到新都拜访黄玄龙,谢得早,可是世间哪有那么多恰好?花自顾开着石岭看梨花,花已半谢,玄龙曰:“春老矣,奚不早来?”卿子曰:“余意正在凄凉。”

这是明朝某一年暮春时节,两个看花人之间一场简洁的对话。黄玄龙领着远道而来的张卿子去石岭看梨花,梨花已经谢了大半,黄玄龙用惋惜的口吻嗔怪张卿子来晚了。然张卿子的一句“余意正在凄凉”,却让迟到的遗憾变成一场别样的赏花体验。是的,你喜欢梨花茂盛,蜂蝶翩跹,我却更钟爱梨花的半落,以及飘零的诗意,这时的花更让人怜惜,更符合看花人的心境。世人观花,多喜千朵万朵压枝低的喧嚣,未开时叹花太晚,花落时又恨

谢得早,可是世间哪那么多恰好?花自顾开着它们的美好,绝不会为谁而等待。人们或许以为花是供人观赏的,花却只遵循生命的规律,盛开与凋零与他人无关。赶不上花的盛放,就好好欣赏落花吧,不妨也像张卿子那样道一句“余意正在凄凉”。繁华也好,凄凉也罢,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景致,根本不存在好坏之分,所谓的繁华和凄凉,不过是人们强行给景致着色罢了。仔细思考,我们以为的落花凄凉,真就是一厢情愿。花落了,结出果实,从树的角度看,衰落意味着新生和希望。如此看来,焉知落英缤纷不是一场为果实而做的盛大洗礼?

余意正在凄凉

高自发

石头的趣味

杨福成

每个周末我都要到山上去捡石头,好看的、好玩的、有点意思的……总之,只要看着有趣味,我就捡起来带走。

石头的趣味,全在心情。一块石头,是断臂美神还是梵高的向日葵,都是自己的心中之物,心情下的有与无,美与不美。

万事万物,趣味和美是同在的。石头的趣味以及美,和欣赏力审美力有关吗?有,但心情不好,大师罗丹眼里也不会有什么好石头。

对待生活,要像对待石

头那样。它好看,搬得动,就跟我到家里,给它找个好地方,和颜悦色顺着它,这叫两全其美。如果它好看,我却扛不动,就静静地坐那里看它一会儿,美美地享受,心满意足地离去,让它在那儿听松涛饮甘露,这也是两全其美。

美是一种矛盾,美是一种相知,美是有趣味的。趣,从何来?字面上,说得很清楚,“趣”从“走”中“取”来。意思是说,你只有走出去,不囿于自己的牢笼,生活里才会多出一块块美丽有趣味的石头来。

百草园

平庸 于昌伟



如果每个人都懂你,那你得有多平庸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学者李世瑜先生的姑姑和嫂子都是陆公高足。因此机缘,李氏也随她们赏画、旁听,与陆公多有往来。陆先生曾对他说:“我最不赞成以写意之名而忽略了各种花卉细部的区别。有的画家就是不管牵牛、葫芦、丝瓜、吊瓜、倭瓜……叶子都统统画成一糊一片的,分不清谁对谁,我管这个叫一团糟!”陆氏此言与韩公前文,可谓异曲同工。新中国成立后,陆公还编写过一部授课讲义《国画花卉画法》,也是按照各种花卉的植物学组织构造与造型特点,分为十八样体型,分门别类描述的。

陆文郁如此的作画态度,与其人生经历不无关系。他于1908年为日籍生物教员绘制教学挂图,试着将生物学融入绘事之中,并开始从事生物研究、采集和标本制作。后与顾叔度等人创立生物研究会,出版《生物

学杂志》。1913年,参加直隶商品陈列所组织的省内实业调查,旋即被聘为陈列科科员,开始了博物馆工作。1914年,受派遣代表中国参加日本大正博览会,又于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。过程中,对于美术及生物多有考察。回国后,他参与筹建天津博物院。1925年被聘为天津广智馆陈列部主任。

正是丰富的阅历,才让陆文郁将生物学与传统绘画结合在一起,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生物学画派。李世瑜先生将此画派的特点概括为:“应用植物学的科学方法,对各种花卉进行观察、剖析、分类,再以艺术手法把它们投影到画面上,这是陆老超越所有花卉画家的独到之处。”

星期文库

陆文郁的艺术观之五

创立生物学画派

方博

《蘧庐画谈》一经出版,就在津沽书画界引起热议。《天津志略》中称:“(陆文郁)乃为诸学员编《蘧庐画谈》,专论花卉,能推陈出新,故学者咸感兴味。”

在1932年6月5日《广智星期报》上刊登出韩补庵《读〈蘧庐画谈〉》一文,开篇就提出了许多读者共同的疑问:“《蘧庐画谈》到了二十几页,乍然一看,好像是植物分科学,又像植物名汇,不像图画谈了。”

其实,陆文郁不只是画家,还是生物学者。他钻研生物学多年,几乎就是为其绘事服务的。由此产生的多部植物学著作,如:《诗草木今释》《植物名汇》等,也可看

作是他研究绘画的“副产品”。

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风气,“不论什么艺术,初学由规矩人到了纯熟,便不必死守规矩了。哪知道现在的初学,一下手就是这一套。”韩补庵在文中以自己家中两个初学画的孩子为例:“大张的宣纸,各样的颜色,会满纸涂大点子抹串圈儿。说是先生教这样画,画熟了自然会好,用不着再学那以前的笨法子。”

针对种种乱象,韩补庵在文末替陆文郁做出了解释。为什么《蘧庐画谈》到了下卷,满眼都成了植物名汇呢?“画花木不懂得植物分科,必至于画芍药会像牡丹。知道一切植物的所以分别,自然不会出这种毛病。而其所以分别,不在状态,乃在生理。则非整个的懂得植物学不为功。”